

日本国名研究*

覃启勋

作者 覃启勋, 武汉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 武汉, 430072

关键词 日本国名 演变 读音 やまと

提要 目前学界虽对日本国名多有考察, 然其说不一。实际上, 日本国名是自日本国家起源以来不同历史阶段上不同国名之总称; 就它的演变历程言, “山岛”是其原始雏形, “邪马台”为最早之日本国名, 继而先后更替为“倭”、“大和”、“日本”, 此即日本国名演变的历史阶段性; 自“山岛”以降, 历来的日本国名均可读作やまと (YAMATO), 就连“日本”亦不例外, 此即日本国名读音的历史连续性。

日本国名是研究日本历史、日本文化史乃至中日文化交流史时必须涉及的基本学术问题。故此, 拙文拟在前哲和时贤研究的基础上, 就其定义、演变及读音谈些看法, 不当之处, 敬乞针砭。

—

何为日本国名? 此问看似简单, 回答却有难度。纵观学界相关学术论著及研究成果, 涉事大凡三类: 其一, 盛邦和先生认为日本国号即日本国名。他曾在《日本国号何时启用》中说: “倭”始见于《山海经》; 日本学者认为“倭”是中国人加给他们的名称; “倭”之别称“东夷”; 在“日本国”出现之前, 日本曾产生过“邪马台国”。其结论是: “720年舍人亲王、太安万侶等编修成日本最早的官修国史, 并在书名上冠以‘日本’。此为确立‘日本’国号的最有力的证据”^①。显然, 这里概以日本国号为日本国名。其二, 池学镇先生等主编的《日本通览·国名由来》说“日本”是日本国名。其云: “日本国名称作‘NIPPON’或者‘NIHON’。传说7世纪初, 圣德太子摄政时在送往中国的国书上, 称自己的国为‘太阳升起的地方’。取其意并用汉字表达即为‘日

本’。‘日本’读作‘Nippon’或‘Nihon’; 两种读法, 现在均被采用, ……在正式场合, 多半采用 Nippon 的读法。Japan 或与此类似的欧洲语言称呼, 其由来有两种说法。据传一种是古时在中国北方地区的人把日本读成 Jih Pen Kuo, 而葡萄牙人听作 Zipangu 或 Jipangu; 另一种说法是, 中国南方地区的人将日本说成 Yatpun, 而荷兰人听作 Japan。再者, 日本的正式国名用英语表示则为 Japan”^②。这里以大量语音资料证明了日本“国名由来”, 认为“日本”即日本国名。此外, 人们还从泛义的角度把“日本”使用成日本国名。这种做法司空见惯。于此姑且不谈我国时下存在的大量例证, 即在当今的日本, 上自天皇、首相, 下至平民百姓, 都在泛用“日本”为国名。非但如此, 就连一些严肃的历史、文化研究专家也在“日本”一词的应用上一取泛化, 未分古今。譬如, 家永三郎先生在其名著《日本文化史》中说: “日本的原始社会持续了多长时间, 这一点还不清楚。要准确计算这个没有文献记载的时代的绝对年代, 按现有的科学水平来说还很困难。”^③ 佐佐木高明教授也在其《日本史诞生》一书中, 从首章《日本列岛的旧石器时代》到末章《稻作文化的传来

* 本文由日本财团法人住友财团资助, 谨致谢忱!

和展开》,都把“日本”当作泛义上的国名使用。至于现时出版的各种书籍特别是史学著作,泛以“日本”指代日本古今国名的实例则不胜枚举。那么,应该怎样看待这些说法和做法呢?总地说来,盛先生的论述具有逻辑严密和讲究规范的特点,论据也相当充分。《国名的由来》(《国名のいわれ》)也有值得肯定的一面。作者在就“日本”进行语音辨析的同时,不仅征引了世界东西两端的相关读音,而且兼及中国南北相关的语源资料以讲述日本“国名的由来”。这种研究方法对系统探讨日本国名问题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不过,作者选题虽好,但在论证日本“国名的由来”这样一个重大学术问题时,仅用语音辨析方法似欠充分,倘能辅之以盛邦和先生所采用的历史考据法的话,效果可能更好。与此同时,其题曰《国名的由来》,正文却在谈论近世以后“日本”一词的不同读音。非但如此,该文还隐含着

一个错误:日本历史上只有“日本”这样一个国名!至于第三类,则是有关日本国名的使用问题,人们长期以来从泛义的角度理解或应用“日本”这一国名,已经约定俗成,因而当今无论用到历史研究领域还是现实言语范围,均属正确。鉴于上述情况,似应指出:“日本”是现实意义上的日本国名,同时又只是日本特定历史阶段上的国名。

此称“日本”是现实意义上的国名之依据为:第一,现实乃是客观存在,不可擅改。“日本”一旦作为现实国名客观存在的时候,就已同这个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乃至人们的个性心理和社会心理状况紧密地联系到了一起。这样一来,它就产生了自身的独特意义和根深蒂固的排它性。所以,对其轻易改变,必生紊乱。第二,当“日本”或与之相应的称法确定以后,人们谈及日本,虽然可从泛义的角度应用它们,但不能以任何别的名词进行替换。这是因为,“日本”这一国名或与之相应的称法具有专一的特性,这种特性决定了它们在实际应用过程中的广泛适应性和合理性。现今以“日本”称呼日本,无论古今话题,均可理解;即使以“东瀛”或“扶桑”称之,人们也能接受,这些名词作为日本国名的代称,合乎当今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语言习惯,因而是合理的。假若现今以“倭”称代日本,就欠妥当,因这一称呼早已成为历史。现在用它指代日本,既不合乎今天人们的语言习惯,也与现实日本人民的民族感情相悖。

说“日本”只是日本特定历史阶段上的国名的依据是:在启用它之前,曾经用过一些别的国名,虽

然它们被用频率相对较低,但其却是历史意义上的客观存在。所以,在某些特殊的场合或在讨论某些特殊的历史问题时,绝不能置历史意义上的国名于不顾,更不能简单地以现时所用的“日本”来取代,否则,就会混淆概念或弄错问题。诸如“Jhpenkuo”、“Jpangu”、“NIPPON”、“NIHON”、“Yatpun”乃至“Japan”较之于日本国家产生和发展的漫长历史,无疑是很晚的事情了,它们很难从历史的角度证明“日本国名的由来”,而只能证明“日本”一词在近、现代的世界东西两端曾经有过的几种不同读音。诚然,研究日本国名应该考察其读音,但这种考察应尽量以日语和汉语为前提去探讨其固有的原始读音,进而论证出日本国名的由来。根据这些思考,特为日本国名确立一个理论上的定义:日本国名是自日本的国家起源以来不同历史阶段上的不同国名之总称。

二

日本国名作为一个历史概念,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要研究、把握这个过程,就应系统考察日本国家产生以来曾经使用过的主要国名。

首先,谈谈日本国家产生和国名初始化之前的历史背景。早在2万多年以前至公元前100年左右,日本经历了先土器文化、绳文文化及弥生文化时代的前期。在先土器文化时期,日本先民过着原始渔猎生活,这已为群馬县出土的握锤、岩宿出土的石刃、神奈川出土的刀形石器、石枪和长野野尻湖底出土的古象牙及古人类化石所证明。其间,绳文时期是日本的国家孕育期。该孕育期之所以能够形成,除了工具进步的因素以外,更为重要的是日本的先民们在探索大自然的过程中,对其赖以繁衍生息的地理环境的认识产生了巨大飞跃,易言之,为海所隔的群山列岛成了人们最为重要的崇拜对象。其证据是:在我国的相关正史中,凡言日本上古历史者,开篇必有“山岛”一词,且常与“国邑”相连属。如《后汉书·倭传》云:“倭,在韩东南大海中,依山岛而居,凡百余国”;《三国志·魏书·倭人传》云:“倭人在带方东南大海之中,依山岛为国邑”;《晋书·倭人传》亦载:“倭人在带方东南大海之中,以山岛为国邑,地多山林,无良田,食海物。”对于这些记载,绝不能简单地视为后承前史的重复之举,更不能从一般的意义上将其看成对“倭”的地理环境的诠释。实际上,它们是在反复向后人传递着一个重要的历史信息:自绳纹时代以来,日本的先民们

屡承前说。口口传诵着自己赖以繁衍生息的空间和家园。这些记载虽然是由已经掌握高度发达的文字语言体系的汉代使者耳闻笔载之后，再由史官著入中国正史的，但在当时的日本尚无文字语言的情况下，能由中国史官将其录入史籍，实为幸事。显然，这些记载中的“倭”和“倭人”是中国东汉时代的对日称呼，而在此之前，日本早已有正式的国家形态；并且，早在国家产生以前，其先民们有了“山岛”崇拜的意识。所以，在国家产生的过程中，才有了“以山岛为国邑”这一基本的概念。当然，这个“国邑”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国家，但是，而今研究日本国名，则应将其视为日本国家产生的重要历史条件。因此，绳纹文化时期的群山列岛实为日本国家产生的空间背景，见诸中国史籍之“山岛”乃是日本国名的原始雏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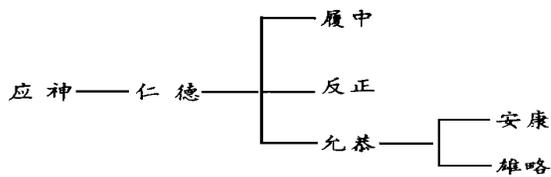
其次，日本最早的典型国名是“邪马台”。公元前1世纪左右，弥生时代初期已近结束，早先的原始社会部落联盟逐渐演化成了诸多小国，汉使对其的一些有过访问。此事在史书中载为：“旧百余国，汉时有朝见者，今使译所通三十国。……南至邪马壹（按：“壹”为“台”之误）国，女王之所都，水行十日，陆行一月”^④。在汉使所访的诸国中，邪马台国力最强。汪向荣先生说过：“邪马台国是当时日本列岛上生产力最发达，人口最多的一个国家。从目前日本列岛出土的文物及遗迹看来，当时列岛上最先进地区是畿内而非九州；而邪马台国应是其最先进地区国家的代表……”^⑤。从历史地理的角度分析，该国处在今天的奈良之大和地区，系当时日本列岛南北经济和文化的交汇处，加上女王卑弥呼治政有方，使得该国迅速发展起来，并获得了支配诸小方国的地位。正是如此，汉使才跨越诸邦，直访该国而还，并就其都城、官阶、器用、物产、风俗、四邻等作了大量的记载。所以，该国是日本最早的且具代表意义的国家形态，“邪马台”是日本历史上最早的典型国名。

第三，继“邪马台”之后的日本国名是“倭”。这是东汉王朝赐封的国名。据载：“建武中元二年（公元57年），倭奴国奉贡朝贺，使人自称大夫，倭国之极南界也。光武赐以印绶。安帝永初元年，倭国王帅升等献生口百六十人，愿请见。”^⑥此说可信。1784年（清乾隆四十九年、和天明四年），在筑前志贺岛发现了汉光武帝授给日本国王的一方金印，印文为“汉倭奴国王”。黄遵宪云：“日本天明四年，筑前国那珂郡人掘地得一石室，上复巨石，下以小石

为柱，中有金印一，蛇纽方寸，文曰‘汉委（按：委即倭）奴国王’。余尝于博览会中亲见之。”^⑦此外，我国南朝以至后晋所造“正史”的日本专传均称日本为“倭”或“倭国”，其如下表：

正史名称	作者	传名
《后汉书》	南朝范曄	《倭传》
《三国志》	晋陈寿	《倭人传》
《晋书》	唐房玄龄	《倭人传》
《宋书》	南宋沈约	《倭国传》
《南齐书》	梁萧子显	《倭国传》
《梁书》	唐姚思廉	《倭传》
《南史》	唐李延寿	《倭国传》
《北史》	同上	《倭国传》
《旧唐书》	后晋刘昫	《倭国传》

由此可见，“倭”或“倭国”一度作为日本国名乃是历史事实。但是，因其含有贬义，故使日本大感不然。“倭”在《诗》中载为“周道倭迟”^⑧，意即“道路弯曲遥远”；迨至东汉，许慎将其解为“顺从貌”^⑨。察日本旺文社《标准汉和辞典》，该词被释为“倭，从顺なさま（意为：顺从貌）、回りどちいさま（意为：曲折遥远貌）”。这是对《诗经》和《说文》同词义项的承袭。不过，值得回味的是其后紧书：“昔中国人が日本をよんだ名（意为：曩时中国人称呼日本之名称）”从训诂学的角度讲，东汉赐封倭国之名，实有“尔国虽去汉遥远，然务必顺从于汉”之义，且在那方金印上直镌“奴国”，其意不言而喻。当时，日本较之于中国还相当封闭和落后，因而憧憬着外面的世界。从这种意义上讲，当时的受封能直接与大汉王朝建立政治和文化往来关系，这无疑学习中国先进政治体制和优秀历史文化的重要契机。但是，又正是在同汉王室交往、学习、比较的基础上，最终产生了与“倭”之国名相关的民族抵触情绪，此即我国正史所载的日本使者“稍习夏音，恶倭名”^⑩。此外，《宋书·倭国传》有日本“倭五王”的记载。其云：“倭万里修贡，远城宜甄，可赐除授。……死，弟珍立，……二十年，倭国王济遣使奉献，复以为安东将军、倭国王。……世祖大明六年，诏曰：‘倭王世子兴奕世载忠，作藩外海稟化宁境恭修职。’……兴死，弟武立，……。”《梁书·倭传》的记载除“赞”异为“赞”、“珍”改为“弥”之外，它皆同。然日本的《古事记》和《日本书纪》全然不提“倭国五王”之事，而推以天皇统系记之：



“日本”是可信的。据此，“日本”这一国名是从公元 670年开始启用的，自此以降，至今未易。

三

现在探讨日本国名的读音。从语言学的角度讲，日本语较之别的语种存在同一性和特殊性。所谓同一性，就是它与世界上的任何语种一样，经历了从口头语言到书面语言这样两个既不相同又有联系的发展阶段；所谓特殊性，就是当其口头语言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借助汉语创造了汉字加假名的书面语言。下面就以之为据，系统考察“山岛”、“邪马台”、“倭”、“大和”和“日本”的读音。

先说“山岛”。它作为日本国名的原始雏型，其读音是“YAMATO”。日本学者桦岛忠夫曾在讨论日本语的训读问题时讲到：“犹如‘学而时习之’与‘マナビテトキニコレヲナラフ’，在这类汉文与和译对应转换之时，汉字乃是表达直接含义的表语文字”^⑥。这里认定“山岛”之读音为“YAMATO”即属此例。前述汉代使团出使邪马台国时，日本民族虽无自己的文字语言，然其口头语言已非常成熟，他们在考察其地理环境时，日本人民以口头语言讲述了自己的生存家园是“YAMATO”。汉使在听取这种描述后，以含义一致的汉文进行了相应的记录，即将“YAMA”记载为“山”，把“TO”笔录成“岛”，两词复合，即成“山岛”。由于这种记录直接将日本的口头语言转换成了含义相同的汉语词汇，故此将其称为“义记法”。日本当时的这种口头语言表明：在其正式国家形态问世之前，其先民们世代繁衍在这些为海所隔的群山列岛之间，砺石燧火，创造了灿烂的独特的岛国原始文化。因此，“YAMATO”是“山岛”日本国名雏形的原读音。

再谈“邪马台”。该国名在《后汉书·倭传》和《三国志·魏书·倭人传》中均有记载。长期以来，“邪马台”之地望聚讼不已，但对《魏志》原文的可靠性则是充分肯定的。日本专家对此有过如是评价：“《魏志》倭人传成书于三世纪后半期，故而关于二、三世纪之事大都采用同一时代的资料记载。因此，《倭人传》的可信程度很高。”^⑦我国学者在这方面也有明确论述：“《魏志·倭人传》是中国正史中第一篇记叙日本列岛的传，对后来的影响颇大，以后历代正史中的《日本传》均以《魏志·倭人传》为祖本……。”^⑧实际上，“邪马台”与“山岛”的关系相当密切，它是汉使以汉字的谐音对“YAMATO”所作的记录。这种记录方法与同时所记的“山岛”正

《古事记》与《日本书纪》的编撰仿效我国马班纪传体例，但在其中全然不提汉籍所载“倭国五王”，亦不失为回避以“倭”之国名之实证。尽管当时日本方面忌讳“倭”或“倭国”，然因受此国名属于国家行为，故在对华关系上应用了相当一个时期。

第四，与“倭”同时使用的另一国名是“大和”。这是公元 5 世纪前后日本官方对内使用的国名，学界或称之为“大和朝廷”。严格说来，“大和”和“倭”均是日本自弥生以降直至大化改新之前这一历史时期由世袭王权体制发展为律令国家体制的过渡性国家形式。大和国在当时是名副其实的大国，它较之诸多小国存在三个有利条件：一是在政治上建有王族、大臣、大连和伴造四大支系的氏姓制度；二是在都城和畿内集中了大量聚敛财富的豪族和颇具才华的渡来人；三是在河内及大和地区兴建了先进、发达的交通网络。这样一来，其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进步程度远远优于其它小国。因此，大和国统治、支配其它小国的力度在原有的基础上大为加强，大和成为日本民族之代称亦出于此。

第五，继“倭”和“大和”之后的国名才是“日本”。日本国名从“倭”和“大和”改为“日本”之事在《旧唐书》中已有线索。该史《日本传》载：“日本国者，倭国之别种也。以其国在日边，故以日本为名。或曰：‘倭国自恶其名不雅，改为日本’。”这里虽已涉及改“倭”为“日本”之原因，却未说明其具体年代。而《新唐书·日本传》则明显地交代了此事的年代起点：“咸亨元年，遣使贺平高丽。后稍习夏音，恶‘倭’名，更号‘日本’。使者自言：‘国近日所出，以为名’。”此外，《古今图书集成》曾就《唐书·高宗本纪》未载之事作过特别补录：“咸亨元年，倭人始更号‘日本’，遣使贺平高丽。”特别应该提到的是，日本的正史也有与之相应的历史记载：“（八年己巳）是岁，遣小锦中河内直鲸等使于大唐。”^⑨此事双方所记存在一年的时间差异，盖因日方所载为使团出发年份，而中方记的则是使团到达唐都长安的年份，故而无碍。咸亨元年为日本天智天皇九年，亦即公元 670 年。《新唐书》的记载虽有带有一个“稍”字，但其前提是“咸亨元年，遣使贺平高丽”，故当年就将国名改为

好有别，属于“音记法”，亦即桦岛忠夫先生所说的“用汉字写日本语”^⑥。耐人寻味的是，当“邪马台”这一音记的国名被汉使带回并由史官载入《后汉书》和《魏志》以后，又逆向传归日本，进而成了研究日本国家发展史的重要线索。这种“音记法”不仅在客观上把日本国名的雏形“山岛”与第一个正式国名“邪马台”区别开来了，而且为后人研究日本国名的演变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史料。

谈到这里，不妨将“倭”、“大和”和“日本”等国名的读音放在一起讨论，因为它们的读音与“山岛”、“邪马台”完全一致，均可读成“YAMATO”。或许有人要问：“‘倭’读‘WO’，‘大和’读‘DAHE’，怎么会都读‘YAMATO’呢？”这是因其用汉语的发音取代日语发音所致；或许有人会说：“我们向来都把‘日本’念成‘JAPAN’，从来就不读‘YAMATO’！”这是因其以自己熟悉的英语发音取代日语发音所致；甚至也有学者认为：“‘日本’在日本语中读‘にほん’或‘につぼん’，从来就不读‘やまと’！”这是因其虽懂日语，但对“日本”一词的文同音异现象未作深入研究所致。这就说明，在研究日本国名读音时，一定要从日本的语言文字发展史的角度去思考问题，而不能以现成的表面材料去论证日本国名及其读音的由来。回顾日本的文字发展史，细辨江田船山古坟中的长剑、石上神宫的七支剑和隅田八幡宫的人物画像镜，即可看出它与汉字难以分离的亲缘关系，因为在这些古坟时代的珍贵文物上，镌铸着大量的汉字，这些汉字所代表的并非汉语之含义，而是当时日本人民的口头语言。^⑦在尔后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日本的书面语言几乎全都使用汉字，甚至一度发展为全部使用汉语的地步，《古事记》和《日本书纪》即为其例。即便是现代日语，仍然保留了大量的“当汉用语”。值得注意：“倭”、“大和”以至“日本”这些国名的汉字虽然相异，但是，其日文读音存在着惊人的一致性！实际上，这种一致性由来已久，只是未为人们所注意罢了。早在平安时代，伴随国风文化的盛行和净土教美术的兴起，日本就借用汉字的独体创造了假名，日本的书面文字语言应运而生。自此以降，日本国名的读音概以“山岛”的原始口头语音“YAMATO”为本，这就是“倭”、“大和”及“日本”概读“やまと”的由来。

综上所述，日本国名是自日本的国家起源以来不同历史阶段的不同国名之总称。其演变历史轨迹为：公元前1世纪以前，日本先民用口头语言中的

“YAMATO”表达着赖以生存的家园，汉使以“音记法”将这一国名的原始雏形录为“山岛”；公元前1世纪左右，即弥生时代中期以后，扶桑诸岛产生了许多小国，其中的“邪马台国”政治、经济实力最强，是日本历史上第一个典型的国家形态；公元1世纪中叶以后，截至公元670年，日本出现过“倭”与“大和”两名共用的现象：即在对华方面，以东汉所授“倭”名为主；在对内方面，则以“大和”为主；公元670年，“日本”这一国名正式启用，直至今日。此即日本国名演变的历史阶段性。与之相对，日本国名的读音则体现了鲜明的历史连续性。从日本国名的雏形“山岛”开始，直到现在使用的国名“日本”，全可读作“YAMATO”。这个读音一律用日语的假名标注为“やまと”。至于“邪马台”，它本身就是“音记法”的结果，所以，即使现在标注为“やまたい”，也只不过是日语音读所导致的微变，并未因此而改变日本国名古今读音一致的特性。为什么日本不同历史阶段的国名都读“やまと”呢？答案为：大和民族自古以来就珍爱其赖以繁衍生息的空间环境，群山列岛乃是他们心爱的祖国！

注 释：

- ① 盛邦和：《透视日本人》，文汇出版社1997年版，第19—21页。
- ② 池学镇、田忠魁主编：《日本通览》，哈尔滨船舶工程学院出版社1993年中、日文对照版，第300—301页。
- ③ 家永三郎：《日本文化史》，岩波书店1979年日文版，第11页。
- ④ 《三国志·魏书·倭人传》
- ⑤ ⑬ 汪向荣、夏应元：《中日关系史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0页注①、第7页注③。
- ⑥ 《后汉书·倭传》
- ⑦ 黄遵宪：《日本国志》卷4，《邻交志》上1
- ⑧ 《诗·小雅·四牡》
- ⑨ 许慎：《说文解字·人部》
- ⑩ 《新唐书·日本传》
- ⑪ 《日本书纪》，天智天皇条
- ⑫ 进入近世以后，日本语才大量引进西语词汇。
- ⑬ ⑭ 桦岛忠夫：《日本の文字》，岩波书店1979年日文版，第33—31页。
- ⑮ 杉原庄介、黛弘道等：《日本史の基礎知識》，有斐阁昭和49年日文版，第69页。
- ⑯ 参白石太一郎：《古代史 元》7《古代の工芸》，株式会社讲谈社1990年日文版，第81—86页。

(责任编辑 吴友法)